

# 红色第一家

毛泽东

和他的六位亲人

杨华方◎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红色第一家

毛泽东  
和他的六位亲人

杨华方◎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第一家: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杨华方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53-4869-8

I. ①红…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590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内文设计 李平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1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10×100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7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夏红玉制作

##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有尚方宝剑.....	001
第二章	蛇有蛇道.....	015
第三章	拔掉眼中钉.....	021
第四章	全家福.....	028
第五章	双十节事件.....	038
第六章	半年薪水欠条.....	049
第七章	不愿做尼姑.....	055
第八章	黄埔军校的贵宾.....	068
第九章	学宫里的喜与忧.....	074
第十章	双手打算盘的老板.....	084
第十一章	搬家搬家.....	098
第十二章	巧拨算盘子.....	113
第十三章	别情依依.....	126
第十四章	浏阳遇险.....	135
第十五章	大哥当山大王了.....	145
第十六章	特殊任务.....	150
第十七章	失约鳌山庙.....	166
第十八章	剑断衡山.....	176

第十九章	象山庵的婚礼	188
第二十章	死神前的思念	205
第二十一章	识字岭托魂	216
第二十二章	天兵怒气	225
第二十三章	三个小兄弟	232
第二十四章	算盘子越拨越大	238
第二十五章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42
第二十六章	跟着溅些屋檐水	248
第二十七章	留守的悲壮	255
第二十八章	百毒不侵	269
第二十九章	长大也要去延安	285
第三十章	红辣椒、火焙鱼	289
第三十一章	儿子回国了	301
第三十二章	蒋家祖坟	313
第三十三章	新婚的岸英	317
第三十四章	出远差的新郎	338
第三十五章	不要，不要，不要	348
第三十六章	一个人的回家	356

## 第一章 毛泽东有尚方宝剑

### 1

人流如织的坡子街上，摆满了卖臭豆腐、鹅肠小吃的摊子。卖鹅肠的摊贩一边往煮好的鹅肠子里放葱花、姜米、辣椒灰，一边扯开嗓子拖着长沙腔叫道：“鹅肠子，鹅肠子嘞，又脆又嫩的鹅肠子嘞……”卖臭豆腐的摊贩则站在煤炉前，翻着油锅里炸着的臭豆腐，也扯开嗓子喊道：“臭豆腐，臭豆腐嘞，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嘞……”毛泽东身着长衫，在街上匆匆走着，毛泽民、毛泽覃、毛福轩紧随其后。毛泽东鼻子耸了耸，说：“泽民，好香呢。”

安源罢工后，毛泽东一直想组织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而赵恒惕增加苛捐杂税，引得怨声载道，这无疑送来一根导火索。

在毛泽东一行后面，有两个便衣悄悄跟着，身材粗壮的叫楚蛮子，另一个精瘦的姓贾，人称贾诸葛。他们是赵恒惕的得力密探。赵恒惕吩咐过，只要发现毛泽东聚众闹事，可以先斩后奏。

楚蛮子和贾诸葛跟踪了几天了。昨天，他们看见毛泽东带着一帮人给张家施舍，这一家的当家人张师傅跳楼死了。贾诸葛看了于心不忍，说：“这个毛泽东，不像赵省长说的那样坏呀。”楚蛮子也说：“是呀，你看他给人家施舍，好大气，是个好人咧。”贾诸葛说：“既然毛泽东是个好人，我们就没必要跟了。”楚蛮子马上变了脸：“你是哪个发的薪水？”贾诸葛说：“这和发薪水有什么关系？”楚蛮子说：“哪个给你发薪水，你就听哪个的，管他善良不善良。”

来到泥木厂，毛泽东一行被门口的几个工人迎了进去。楚蛮子和贾诸葛绕到厂后面，从围墙爬了进去。一进厂里，只听见里面闹哄哄的，他俩

便鬼鬼祟祟地摸到窗户下。

厂内工人云集，大家情绪激愤，有几个工人围着泥木厂工会领头的杨福涛，在议论张师傅跳楼的事。杨福涛听到响动，朝门外一看，只见身着长衫的毛泽东领着毛泽民、毛泽覃、毛福轩向车间走来，他兴奋地高喊：“大家安静，毛先生来了。”

“噢——”工人们欢呼起来，自动让开一条道。他们的毛先生来了，有毛先生在，他们就有了主心骨。

毛泽东走进车间，登上一个较高的工作台，挥挥手，车间里安静了下来。毛泽东说：“工友们，我们赶走了军阀张敬尧，又来了一个军阀赵恒惕。这个赵恒惕啊，是墙头上的草，两边倒。他又想当南边广东革命政府的省长，又与北方军阀吴佩孚暗中勾结。表面上，他赵恒惕制订《湖南省宪法》，要实现湖南自治；暗地里，他们勾心斗角，肆意增加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扩张兵力，不顾我们工人的死活……”

有工友忍不住议论起来。杨福涛喊道：“大家不要说话，听毛先生说。”

待车间静下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刚才听见有的工友说，什么都涨，就我们的工资不涨，这日子怎么过？各位工友兄弟，怎么过？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自己。”

有工友叫道：“毛先生，他们要涨价，我们怎样叫他不涨？”

“是啊，怎样叫他不涨？”几个工人呼应道。

毛泽东说：“要按以往，他们乱涨价，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今天不同了，我们有工会，有组织。各位工友兄弟，只要大家齐心，我们就可以去找赵恒惕讨说法。”

“毛先生，赵恒惕会听我们的？你有什么办法叫他听我们的？”

“有。”毛泽东说，“我们罢工，大家捆成团。团结就是力量。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尚方宝剑。”

“尚方宝剑？毛先生，你有尚方宝剑？”

“对，有。”毛泽东自信地说。

“毛先生有尚方宝剑？”众人感到奇怪，这位毛先生从哪个皇帝老爷那里弄到了尚方宝剑？工人们兴奋起来，“毛先生有尚方宝剑。有尚方宝剑，就不怕赵恒惕了。”

“毛先生，你起头，我们跟你干，去找赵恒惕。”



“是呀，赵恒惕要是不听，毛先生尚方宝剑一挥，就像赶张敬尧一样，把赵恒惕赶下台。”

“让他废除苛捐杂税，把物价降下来。他不听，用尚方宝剑砍了他脑壳。”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杨福涛挥手喊道，“各位工友兄弟，请毛先生起头，带我们去找赵恒惕讨个说法，大家说好不好？”

“好！”工人们齐声叫道，声音震耳欲聋，车间里发出嗡嗡的回声。

楚蛮子和贾诸葛在窗外只听见里面闹哄哄的，感觉有大事要发生，而毛泽东就是领头人。楚蛮子想起赵恒惕的交代，伸手掏出腰间的枪朝毛泽东瞄准。贾诸葛忙按下他的手。楚蛮子说：“你什么意思？赵省长说了，如果发现毛泽东聚众闹事，可以先斩后奏。”

贾诸葛把楚蛮子拖到一边，说：“你找死啊，打死了毛泽东，你和我跑得出去吗？再说了，你聋了，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毛泽东有尚方宝剑。”

## 2

米价涨了，房租也涨了，民怨载道，赵恒惕都不关心，他关心的是扩兵。几个月下来，他的新兵增加了两万人。他到浏阳门外操场坪检阅新兵，看到新兵齐刷刷地敬礼，心里乐滋滋的。曾国藩曾带领湘军威震天下，今天，他领军的湖南在中国率先立宪，有了这些新兵，你唐生智一个师长，你毛泽东一个书生，再怎么较劲，也较不过我这个总司令。

赵恒惕在吴景鸿和副官的陪同下走出操场，背后的口令声、刺杀声、脚步声不时传来，他听着心里蛮踏实。回到公馆，他对吴景鸿吩咐道：“你去扩军办，命令他们还要加快扩军速度。”

吴景鸿说：“赵省长，扩军好说，但我们的财力跟不上。”

赵恒惕挥挥手说：“继续增加税收。”

这时，楚蛮子和贾诸葛步入公馆，神色惊慌：“赵省长，赵省长，要出大事了。”

赵恒惕望着他俩，怒道：“慌什么慌，能出什么大事？”

贾诸葛说：“毛泽东在泥木厂聚众闹事，我们当时想把他干掉，但听他

们说毛泽东有尚方宝剑，所以没敢打草惊蛇。”

“毛泽东有尚方宝剑？”赵恒惕感到莫名其妙，现在都民国了，毛泽东还拿这一套来糊弄工人，他继而恼怒，喝道，“毛泽东有尚方宝剑？他哪来的尚方宝剑？”

“有，毛泽东有，我们听得真真切切，不会错。”贾诸葛说。

“再胡说八道，老子毙了你，现在是民国，民国！”

“没听错。”楚蛮子又说，“毛泽东还说，要带尚方宝剑来找您。”

“带尚方宝剑来找我？”赵恒惕听了更是一头雾水。

这个毛泽东真是不好惹啊！四年前，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恣意纵兵扰民，搞得湖南经济倒退，百姓苦不堪言。毛泽东写了份驱张檄文，揭露他的罪状，联合长沙各界赴京请愿，令张敬尧名声大臭。谭延闿、赵恒惕乘机指挥湘军节节推进。张敬尧无奈，只得退出湖南，撤兵北去。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不久，挤走了省长谭延闿，党政军大权独揽，独霸湖南。按理说，毛泽东无形中是帮了他的大忙，但赵恒惕没这么想。毛泽东虽是个秀才，手无寸铁，但敢为工人、农民说话、请愿，老百姓都听他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赵恒惕早就想砍了他脑壳，是吴景鸿一再劝阻他，说砍了他脑壳容易，但到时候长沙更会乱成一摊，不可收拾，给天下人落下口实，给对手可乘之机。赵恒惕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张敬尧，才迟迟不敢动手。

今年初，裕湘纱厂的老板找到他，说工人要求资方过年发双薪，资方不愿意，工人们就闹罢工。赵恒惕一气之下，就派了军警去镇压，打死打伤几十人，激怒了长沙民众，工商界罢工罢市，民众纷纷上街游行，到厂里去声援。纱厂工人提出了十一项要求，赵恒惕置之不理，还抓住黄爱和庞人铨砍了头。他以为杀一儆百，长沙街上就安静了。不料，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有人向他报告，长沙车站、码头四处有人在演讲，长沙市民都知道他抓了两个人审都没审就杀了，街头茶肆，无处不在传说他赵恒惕草菅人命。更叫人头痛的是，毛泽东主持了黄爱和庞人铨的万人追悼大会。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纪念章，上面是黄、庞二人的头像，还有“黄庞精神不死”几个字。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带领工人、学生上街游行，浩浩荡荡来到省政府，又来到赵公馆绿茵茵的花园外，叫着喊着，为黄爱、庞人铨鸣冤。赵恒惕第二次想杀毛泽东，因担心惹怒众人，再起事端，只

好忍住了。这次，毛泽东又煽动工人闹事，还带着尚方宝剑来闹。

赵恒惕忽地一笑，说：“这个毛泽东，专门和我闹，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带尚方宝剑和我闹，谁还怕那玩意？即使袁世凯给了毛泽东尚方宝剑，我也不怕。”

吴景鸿道：“是呀是呀，现在什么年代，毛泽东即使有十把尚方宝剑，也没用。赵司令现在扩军了，有几个师的湘军，今非昔比，还怕他？！”

“毛泽东一身反骨！和唐生智不同的是，唐生智是武反，毛泽东是文反。这次再不能放过他了。”赵恒惕忽然大喊一声，“来人，去把毛泽东抓来。”

“慢慢，”吴景鸿忙制止说，“赵省长，我们不怕毛泽东的什么尚方宝剑，只是现在贸然去抓他，必会惹怒民众，致使长沙大乱，还会给唐生智可乘之机。不能大意，不能大意。”

“难道，要我又放过他？”

“省长，您别急。”吴景鸿对赵恒惕耳语了几句。

赵恒惕点点头，猛地一拍吴景鸿的肩，叫道：“好！”

### 3

大前年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韶山，鼓励弟妹跟他出去。这几年毛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由泽民、淑兰夫妇支撑着，修房子，给母亲治病，手上已是很紧。那些土匪，还有打了败仗的兵，今天来要钱要粮，明天来抢劫打人，菊妹子也挨了土匪打。毛泽东的娘、爹相继去世，这么一折腾，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了，剩下二十亩地，靠泽民、淑兰勤劳持家，也只能勉强糊口。毛泽东慨叹道：“我国还有很多人没饭吃，还要受外国列强欺侮。讲来讲去，还是国家不行啊！有人主张改良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主张应该大规模改造。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那是不现实的。我现在开始在找这条路，做这件事，也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我们毛氏家训十则第七条矜怜孤寡，说：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饘，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毛泽民多次听毛泽东讲这些道理了。有一次回家过年，晚上围着灶火打讲，毛泽东特别兴奋，喜滋滋地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有

样学了。”毛泽民崇拜哥哥，知道他读书多，道理也懂得多。他愿意和哥哥出去干。王淑兰一向是夫唱妇随，这回却说：“我们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这样的日子我满足了。你们要走你们走，我不走。”毛泽东说：“国乱民不安呀！这些年，我老想：中国为何这么羸弱？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怎么就不能振兴？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老弟嫂，如果大家都只顾自己，一旦国家衰败，都没饭吃，你还到哪里讨饭？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有国才有家，国家有难，我们不能不管呀！所以，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王淑兰是个明理的人，说：“大哥，你讲的我懂了，我听你的。只是我们都出去了，这屋让它空着倒还可以，那些田，难道让它荒了？”毛泽东说：“淑兰讲的都实在。我看，把屋捡一下，让给没屋的人来住；田咧，让给没田的人家去种。我们欠人家的账想办法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不要他们还了。你们都跟我出去，到长沙还要读点书。要干好革命，必须有文化。”

一家人准备离开韶山冲了，毛泽民把账清了，家里的东西该送的送了，该丢的丢了。临走的前一天，菊妹子本来也要一道去长沙，却给母亲拖住了，死活不让她走。到了长沙，毛泽东安排毛泽民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兼任自修大学的庶务。一年多时间，毛泽民读了些马克思的书，知道了为什么会产生贫富悬殊。毛泽覃继续在长沙私立协均中学读书。安顿好后，毛泽东又专程去韶山接菊妹子。一到东茅塘，不见菊妹子人。一打听，才知是家里没饭吃，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毛泽东不由火冒三丈，跑到男家，说，“我要带菊妹子到长沙读书。”那男家说他家是给了聘礼的。毛泽东拿了几块光洋，给菊妹子解除了婚约，把她带到长沙。现在，弟妹们放学了就回清水塘，或在附近菜园挖土种菜，或帮毛泽东给湘区委员们送信、送文件。因为他是大哥，弟妹们把一生的追求和希望都交给了他。他那时只想带弟妹们离开韶山做大事，没想这件大事是有危险的，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黄爱和庞人铨的牺牲，让他的心如吊上一块石头一样沉重。

这天，是母亲的诞辰，毛泽东按照习俗，在厅堂摆上母亲文素勤的遗像和牌位。兄妹几个点起香火，不一会，厅堂内烛光摇曳，烟雾缭绕，飘荡着一阵阵令人脑清目明的檀香。

毛泽东是文素勤的第三个儿子，生下毛泽东，她担心这个儿子又夭折，便吃斋念佛拜菩萨求佑护。棠佳阁附近山上有个龙潭，流出的泉水又清又亮，山坡上有一块巨石，约有两三丈高。据说这块大石头是天上落下来的观音石。毛泽东的外婆和母亲把他抱到这里，拜石头观音做干娘。于是，毛泽东有了个石三伢子的小名。文素勤本来心地善良，看着毛泽东顺利长大，那以后更是虔诚的佛教徒了。家中堂屋神龛上供奉着菩萨，每月初一、十五，母亲带着毛泽东烧香叩拜，还牵他到凤凰山寺院烧香拜佛还愿。饥荒年头，母亲常瞒着父亲给贫苦乡亲接济粮物。毛泽东觉得母亲就是菩萨，还和母亲动员父亲做善事。这年秋天，毛泽东在后山放牛，忽然乌云翻滚，天色转暗。他知道要下雨了，想到家里的前坪正晒着稻谷，就急忙赶回家帮父母收稻谷。经过四阿婆的晒谷坪时，雨噼噼啪啪地落下来了，四阿婆一个人拿着木铲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忙跑过去帮四阿婆收稻谷。两人先是用木铲把谷拖成堆，然后用稻草盖上，四阿婆家的谷子没有让雨水淋坏，毛泽东却是淋得浑身湿透。回到家里，毛泽东被父亲骂了一顿。母亲知道他是帮四阿婆收谷子去了，高兴地把他拉进屋里换衣服，说：“四阿婆家只有那么一点稻谷，要是淋雨了，日子就不好过了。”母亲还对他说，“佛教教导我们要以慈悲为怀，要有喜舍、平等、博爱之心。”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想进一步研究佛学。有一回，他给在北京的乡友黎锦熙写信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并要黎锦熙遇有语言文字学和佛学两类的书，将书名告知他，他要好好研究这两门学科。而现在，在他的心中，有两尊佛了，一个是如佛的母亲，一个是马列主义这尊佛。

毛泽东先到牌位前敬了三炷香，鞠了三个躬，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依次敬香行礼。毛泽东喃喃道：“娘，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不能去韶山给您祭奠，就在长沙给您叩头了。娘，您生前嘱咐我，长兄如父，叫我好生带着弟弟妹妹过日子，奔前程。我不知不觉，带着他们丢了韶山的家，在外奔波。娘呀，我是想带着弟妹们奔个好前程，但我可能要辜负您老人家的嘱托了……”

“大哥，”毛泽民忙向前一步，说，“你不要难过。你为了我们，已费心了。我们有你这样的哥，满意了。”

那次回家过年，毛泽东在灶屋烤火时给弟妹们讲马列，毛泽民说：“哥，你讲的那个主义与母亲讲的佛教好相似，革命和佛教的目的都是希望人无

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那我们像娘一样信佛算了，还革什么命？”毛泽东对弟妹们说：“汉明帝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至今有一千多年了，它和我国的儒学和道学相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佛学的教义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和儿女情长，舍生取义献身于佛教事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娘给我们讲的佛教，与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目的基本上一致，但佛教是想通过修行来达到，有些目的依靠修行是达不到的，所以，马列主义认为，革命必须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从献身精神上来讲，共产党与佛教有相同之处，但二者本质不同，最大的区别便是共产党讲现实，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王朝、资本主义，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不能空怀一种美好的信念，不去斗争，不去努力。来世如何，一切子虚乌有，一切目标，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

毛泽东又面朝母亲牌位，虔诚道：“娘啊，现在，我们国家外受列强欺压，内有军阀混战，百姓遭灾遭难，日子不好过啊。娘，我身为您的长子，带泽民他们做的这件事，很危险，有人为了这件事丢了脑袋。我和泽民他们日后，日后也难免……娘……”

毛泽覃忙上前说：“大哥，你不要这么说，你带我们来长沙，让我们读书明事理，跟着你，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呀。”

毛泽建也上前扶着毛泽东说：“是呀大哥，你帮我废除婚约，带我到长沙读书，让我成为有文化的人，你待我比亲哥哥还好。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跟你跟到底。”

毛泽东望着弟妹和妻子，说：“这条路不好走啊，没有在韶山种田那么安逸，没有在湘潭街上当米老板那么能赚大钱，也没有在学校当老师讲课这么轻松。你们都是我的亲人，跟着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就会遇到黄爱和庞人铨一样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说到黄爱和庞人铨，室内一时沉寂。过了一会，毛泽民说：“哥，你不要担心难过，自从那年我们把家里的田给了别人种，把屋给了别人住，我就没想过走回头路了。娘要我们信佛，我们现在读了书，信了马列主义这个佛。马列主义这个佛要拯救天下穷人出苦海，当家做主人，比娘信的那个佛更好，

还有什么犹豫的。如果只顾自己过日子，那我们就不是娘的好崽女了。”

毛泽覃说：“是呀，大哥，我们自己都愿意。”

毛泽建也说：“大哥，黄哥和庞哥都不怕死，我是你妹妹，更不怕。”

毛泽东说：“你们虽然不怕，我担心啊！”

毛泽建说：“大哥，你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是损人利己的，二是利己而不损人的，三是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们的娘就是第三种人。娘心中有佛，高风博爱，是菩萨心肠，教导我们行善积德，多做好事，希望我们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众生。”

毛泽民点点头，说：“是啊，大哥带我们走的这条路，可以让天下受苦受难的人脱离苦海，娘知道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说：“记得我九岁时，爹不信佛，我和娘想把爹转变过来，没有成功。爹开始信佛后，我长大了，现在我却开始信另外一尊佛了。我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知道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我认为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所以泡尔生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此等俯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所以，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毛泽覃说：“大哥，你要我们把眼光放宽看远，你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佛教在为众生即为劳苦大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和我们共产党人是相通的。大哥，我有信仰，我不怕死。怕死就不跟你出韶山。”

毛泽民说：“泽覃说得好，怕死就不出韶山。百年之后，我们见到娘，娘一定会讲我们做得对。”

杨开慧说：“是啊，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你们不怕死，我感到欣慰，但我们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尽量做到不牺牲，要争取看到革命成功。”毛泽东面向母亲的牌位又叩了三个头，想起泽民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泽覃和菊妹子都读书了，他们都有出息，过上小康日子是没问题，他们都愿意抛弃个人的安逸日子，跟着自己，自己的弟弟妹妹多好啊。他望着母亲慈祥的遗照，想说什么，却擦着眼睛，半天没说出来。

“大哥，让我跟娘说。”毛泽民上前一步，朝母亲遗像拜了三拜，道，“娘，

您老人家生前是菩萨心肠，行善积德几十年，还教导我们要行善积德，多做好事。现在，大哥带我们做的是比行善积德更有意义的事。娘，您老人家在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杨开慧、毛泽覃、毛泽建跟着一齐叩拜。

毛泽东又拜了一拜，说：“娘，开慧是你的好媳妇，泽民、泽覃和菊妹子是你的好崽女。我会带着他们好好做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我们绝不给您丢脸。”

#### 4

几个月后，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由毛泽东谋划，毛泽民带着毛福轩到厂里发动的，比年初黄爱和庞人铨组织的纱厂罢工规模还要大。这时，杨开慧身孕已有八九个月了，不能在外奔波，在家为罢工抄写材料。毛泽覃和菊妹子在同学中进行动员，号召声援罢工。真的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毛家人全部上阵，兄妹同心，其利断金。

楚蛮子和贾诸葛奉命又去跟踪毛泽东，但没有以前那么上心了。他们发现，毛泽东心慈面善，不偷不抢，并不像赵恒惕描绘的那么可怕，而且很受普通百姓喜欢。这天，他俩在街上逛荡了半天，不觉肚子饿了，想起还没吃中饭，找了个店子，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慢慢地喝起来。吃罢饭，两人觉得不能怠惰，拔腿又去泥木厂。刚在街上走了一程，就见成千上万的工人举着小旗，打着横幅，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两人一看，毛泽东正在人群中。他俩不由大吃一惊，才一会工夫，毛泽东就拉起一支队伍，反了，反了。两人悄悄混进人群，不时装模作样呼喊口号，眼睛却紧盯毛泽东。

楚蛮子和贾诸葛走了一阵，听队伍中的人说，他们从泥木厂开始游行，去了长沙县，又去了省府，现在要去赵公馆找赵恒惕。沿街市民受到感染，忍不住也跟在后面。这一来，游行队伍越来越壮观。楚蛮子和贾诸葛退出游行队伍，抄近道急速赶往赵公馆。

刚进门，他俩发现吴景鸿已经赶先一步到了，手里拿着一份“呈文”交给赵恒惕，说毛泽东要来找他。

赵恒惕怒道：“他找我干什么？”



吴景鸿喘着气说：“毛泽东带着泥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要求营业自由，反对乱涨价，反对苛捐杂税。长沙县无法答复，毛泽东又带他们找我。我与他们说理谈判，不想让他们来打扰你。没想，谈了半天，他们将谈判的内容当场记录下来，整理成这份‘呈省长文’，要我批复执行。我没有答应，批了几个字，毛泽东不满意，一定要带着泥木工人来见您。”

“见我？他想见就能见吗？他算老几？”这时，赵恒惕看见门口的楚蛮子和贾诸葛，忙叫他俩进来，说，“有什么情况吗？”

楚蛮子说：“毛泽东带泥木工人朝公馆来了。”

贾诸葛还想说什么，外面一阵阵的口号声传了进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吴景鸿说：“赵省长，他们来了。这些个孙猴子不见，恐怕难以收场。”

“难以收场？他是孙猴子，我就是如来佛。他孙猴子还能翻过如来佛的手掌心？”赵恒惕抖着手上的呈文，叫道，“李副官，给我传令，加强警戒，如果他们有什么越轨行为，格杀勿论！”

不一会，赵公馆四周增加了军警，荷枪实弹，虎视眈眈，李副官领着一队军警站在公馆门口。

游行队伍举着小旗，打着横幅，潮水般涌来，快到赵公馆门前时，只见那李副官一挥手，军警们端枪上前，枪口对着游行队伍。

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福轩、杨福涛走在前面，工人们跟着高呼口号冲向赵公馆大门。李副官举着枪，面向游行队伍凶狠狠叫道：“立即停步，再前进一步，我就下令开枪了。”毛泽东挥挥手，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李副官又大声叫道：“这里是赵公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请你们回去。”

毛泽东扫了一眼剑拔弩张的军警，向前一步道：“告诉你，我们不是闲杂人等，我们是长沙泥木工会的，找赵省长有事，请你马上去通报。”

李副官叫道：“见赵省长？赵省长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回去！”

“我再次请你通报，不是我一个人要见，是广大民众要见，你没看见吗？”毛泽东的手向身后一指，众人马上齐声高呼。

“我们要见赵省长！我们要见赵省长……”叫喊声震天动地，传进赵公馆。

赵恒惕站在窗口，看见窗外人山人海，心里有些慌乱，口里却说：“你们喊吧，看你们能闹多久。”

吴景鸿皱着眉，说：“赵省长，这样闹下去，恐怕难以收场。”

“收不了场？再调兵来。”